

「廢」話連篇

姚瑞中X阮慶岳

撰文、整理 | 吳思薇

「我們都叫他「廢墟王子」！」阮慶岳笑道。

「現在是「廢墟杯杯」了啦。」姚瑞中也笑著回應。

曾出版數本廢墟主題圖文集的台灣藝術家姚瑞中，可說是台灣廢墟研究中的重量級人物；

而他的建築師老友阮慶岳，則曾多次以廢墟為題進行演說，深度挖掘廢墟之美。

這次《人籟》特別邀請兩位談論他們的廢墟經驗，以及最近台灣的閒置空間再造政策問題，期待能給予讀者一個觀看與思考廢棄空間的另類角度。



走進廢墟

人籟：請問兩位是從何時對廢墟開始產生興趣？

姚瑞中（以下簡稱「姚」）：這可從1990年代初期我念大學美術系時開始談起。當時我很嚮往前衛藝術，也關心社會脈動。但學校課程不太處理這些議題，所以我常蹺課去參加一些在廢墟舉辦的藝文演出，或騎摩托車去那裡尋找創作靈感，混久了就拿相機東拍西拍。後來出版的廢墟主題圖文集裡，很多照片都是那個時候拍攝的作品。

當時社會的批判力和民間底層的活動力較強，許多人亟欲拆解舊有威權體制所建立和價值觀，與此相應的藝術活動也順

（攝影／莊煥晰）

與談人簡介

阮慶岳

現任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。

曾為開業建築師，除教職外，同時創作文學、建築評論與策展。

著作包括《林秀子一家》、《恍惚：廢墟·殘物·文學》、《弱建築》等20餘本。

勢而起。我會和同學組成「天打那實驗體」劇團，在92年以知名廢墟「水滴洞選煉廠」（俗稱「十三層」）為舞台，演出德國劇作家海納·穆勒（Heiner Müller）的作品《哈姆雷特機器》。有句台詞我到現在還記得：「歐洲廢墟在我背後／國葬的鐘聲響起……」非常契合當下的演出場景與社會氛圍。

阮慶岳（以下簡稱「阮」）：姚瑞中的廢墟經驗十分漫長而完整，至於我對廢墟的興趣，則和自己在美學與文學上的喜好有關：那些描寫人類頹廢、陰暗與敗壞面的作家比較吸引我，如法國的波特萊爾（Charles Baudelaire）或日本的太宰治。

真正與廢墟相遇則是在數年前：當時蔡明亮在福和廢棄的老戲院拍電影《不散》，名攝影師林盟山幫他拍劇照時，告訴我那邊有靈異傳說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後來就在當地短暫停留一陣子，邊拍照邊寫文章。

同時，我也開始研究《道德經》，對其中弱化、退讓等觀念很感興趣，而老子強調荒廢有其正面意義，對我來說更是影響重大。身為建築師，我做的事就是不斷蓋房子，是一種「加法」，但讀老子卻讓我思考「減法」，並注意到建築的終點。某種程度來說，我覺得新建築得到的稱讚

和祝福夠多了，老建築卻沒人管，也不被賦予任何價值，實在非常奇怪。因此會去注意廢墟，跟我個人價值觀的轉換有很大關係。

邊緣空間潛力無窮

人籟：請問兩位如何看待廢墟這樣的閒置空間？

姚：我開始從事劇場活動時，台灣沒有太



（攝影／莊煥晰）

姚瑞中

曾代表台灣參加多項國際展覽，也曾從事過小劇場、電影、藝術評論、策展等工作。現為專業藝術家，並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和台灣師範大學的美術系。著有《台灣廢墟迷走》、《廢島：台灣離島廢墟浪遊》、《人外人》等書，最新編著為《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。

個人網站網址 <http://www.yaojuichung.com/>



多規畫良好的展演空間，但其實藝文工作者也不需要那種設計太精緻的地方，反而傾向去挖掘空間的可能性。對我來說，廢墟是有待建設的場所，藏有很多能量供人創造烏有、發揮想像。所以就像阮慶岳說的，廢墟不見得是負面的存在，也可以有正面的意義。

順帶一提，90年代初期的小劇場大都充滿熱血沸騰的吶喊、控訴與情感宣洩，處於比較歇斯底里的狀態。不過面對廢墟的空無與荒廢，反能讓人沈靜下來。

阮：我認為廢墟有其邊緣性與獨立性，是不受控管的自由空間。

姚：沒錯，廢墟之所以有趣，是因為它有一些想像空間。好比說那些鏽痕、斑駁的牆壁、舊有的建築形式和格局，都可以從

中去推敲當地被棄置的原因，還能給予創作者許多靈感。好比說以廢墟為劇場，以往戲劇或文學的既有框架在這裡都會暫時失效；觀眾席跟舞台可以自由安排，也不用特意製造太多聲光效果，便能傳達一種奇妙的氣氛。

廢墟看似荒蕪，其實潛力無窮。現在台灣有設備很棒的劇場，但一方面限制較多，對創作者來說綁手綁腳；另一方面，這種地方通常有其美學品味和規範，反而會產生排他性。

阮：廢墟之所以為廢墟，是跟使用者有關。原本廢墟是獨立於體制和權力外的邊緣空間，但我們可以發現在廢墟的整修過程裡，經常會趕走其中原來使用的族群或階級，把整個空間重新包裝，服務所謂的「大眾」或「中產階級」。



天打那實驗劇團於水溝洞選煉廠排演《哈姆雷特機器》之劇照。（攝影／姚瑞中）

官方越幫越忙

人穎：既然阮老師提到廢墟改造，那請問兩位是如何看待現今台灣官方大力推廣的「閒置空間再利用」觀念？

姚：閒置空間再利用的風潮大概是從98年後開始，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華山創意文化園區。當時藝術工作者湯皇珍和魏雪娥發現這塊場地，吸引許多同儕在其中進行各式實驗，對藝術工作者本身和觀眾都獲益良多，我也非常懷念這種大家「一起」創造可能性與價值觀的合作氣氛。

現在的華山從外表看還不錯，不過對我而言，那裡只剩一個廢墟的空殼，喪失了內在的精神。以前當地單純由藝術工作者自己管理，一旦交到官方手中，很多事就變得相當不自由。更重要的是，昔日的華山很開放，可以容納那些被主流視為威脅或難以接受的藝術作品，不一定要討好觀眾。但現今政府把園區當成製造藝術產值的地方，拒絕無法賺錢的藝術，到頭來裡面只剩下創意餐廳、流行音樂或個性商品店。我之前提過的排他性，指的就是這種在過度管理下造成的萎縮狀況。

阮：空間再利用其實是源自西方的概念。西方社會從二次大戰後開始興建大批新式建築，強調整體控制下的分區規畫，導致舊城區的死亡和消失；但亞洲習慣將多種空間混合使用，比較沒有這種問題，加上民間本身就有自發的空間再生機制，無需政府的強勢介入。

更何況政府之所以介入廢棄空間，就是要將其包裝成可消費的時髦商品，鮮

少深入瞭解當地特性，遑論尊重在地族群。諷刺的是，經過公部門的「活化」後，這些閒置空間原來的使用者便被排除在外，而且很難再進來。

無用之地有大用

例如現在台北為了花博而進行的「台北好好看」活動，就是把所有「荒廢」的土地變成花園。但我要問：什麼是「荒廢」的土地？事實上，這些荒地也會自己長草開花，充滿生機。將所有荒地變成需要人類照顧的花園，這種作法何其霸道！

姚：也就是想像的貧瘠化與單一化。

阮：廢墟其實是建築必經的正常狀態，不要假裝房子不會、或是不容許它變老。每個房子都有完整的生命週期，若執意去對抗這件事，既奇怪也沒有必要。說真的，城市有廢墟，有什麼好丟臉的呢？

姚：以柏林來說，當地有很多廢墟，但這裡也是當代藝術的大本營。因為可供利用的空間多、租金便宜，間以腹地廣大、交通方便，加上自由開放的風氣，自然吸引不少藝術工作者聚集於此，造就思想和創作上的無限可能。不過這些成果都是自由長出來的，政府只提供一些基本條件，其餘任由該地發展。可是在台灣，政府是這樣對待廢墟的：為了推廣文創產業，我把這塊地圈起來，花錢整修成我認為應該符合使用者期待的樣子，再加以畫分，希望這裡能像工商業一樣創造產值——我對這種作法頗為懷疑。一來不能所有藝術種類



都這樣處理，二來這不只是空間問題，也是政策問題。

雖生猶死蚊子館

人籟：說到台灣的空間政策，就不能不提姚老師最新編著的《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（以下簡稱《海》），談的是目前頗為熱門的「蚊子館」話題。在這本書裡，你對閒置空間的探索，似乎從它的「過去式」或「完成式」，轉移到你「進行式」。可否請你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？

姚：這跟我在建築美學上的偏好有關。我對西方那種有如巨型紀念碑，集所有權力、財富與榮耀於一身的建築沒有太大興趣。在我看來那象徵權威的暴力，會排除掉非我族類的位置。此外，我也觀察到台灣的執政者對「正統性」、「現代化」或「國際化」等概念相當執著，渴望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當然，這跟台灣長期位居邊緣地位有關，但當這種焦慮反映在公共政策上，問題就大了。

在台灣，政府常常提醒我們要具備國際觀和全球競爭力，而最常見的實踐方法便是花大錢建造一堆大型西式現代建築，好像這樣就能和國際接軌，也表示自己有為人民做事。但台灣本身的特質——諸如小規模經濟、巷弄文化和家庭代工等——就與政府追求的大目標背道而馳。所以這些建築和在地經驗完全搭不上線，自然產生排斥或失效，最後變成了浪費公帑的蚊子館。

蚊子館這問題本身很複雜，因為牽涉

到經濟效益、地方派系還有經營管理。不過我認為蚊子館並非「正在變成廢墟」的地方。以人的狀態來比喻，我覺得比較像植物人。

阮：而且是從小就變成植物人。

姚：看起來是活的，可是跟死了沒兩樣，也無法恢復活力。

老屋不死，只需更新

阮：對我來說，蚊子館比較像是未經完整生命週期便夭折的建築。真正的廢墟承載著許多記憶，予人一種迷人的時間感；但蚊子館反而會讓人覺得淒涼。

之前姚瑞中提過他不喜歡某些西式建築的理由，而我認為這跟東西兩方的建築史傳統有關：早期西方多為石造建築，目的是為了對抗時間，想要永恆不老。東方則多以木造為主，大方接受時間的存在。就東方人的建築觀來說，房子本來就會衰敗，只要把壞掉的地方更新，就可以繼續存在下去。建築本身是活的，而且高矮胖瘦都有，也不見得一定要當青春不老的美少女。

姚：台灣很多廢墟都是在發展後失去原有功能。這些建築有過輝煌的時期，也已完成其歷史任務，變成廢墟並不會予人浪費之感，還能敦促大家思考建築與時俱變的問題。可是蚊子館並非歷史淘汰後的殘餘，卻是大而無當、與在地文化互斥的新產品，而且多半在還沒蓋之前就註定廢棄的命運。今天出版《海》這本書，就是要

廢話連篇

突顯這個問題讓大家思考。我預計還會做第二本，因為台灣蚊子館實在太多了。

《海》原本是我和任教大學的學生做的一個計畫，但出版後居然引來這麼多的注意和關心，讓這些年輕人很驚訝：沒想到居然可以透過邊拍邊寫這種單純的調查手法來改變社會。他們是習慣虛擬世界的一代，許多經驗都是從被重組與處理過的介面所獲得。但經過這次的實地調查與親身體驗，他們不但發現蚊子館與現實環境的隔絕和斷裂，也感受到做第一手研究的喜悅。我覺得這樣的訓練，對他們來說好像蠻有收穫的。

從廢墟經驗再出發

人籟：最後請兩位做個總結。

阮：姚瑞中與我觀看廢墟的角度不同，他比我更常注意到廢棄空間背後的運作系統，像是公共政策等，因此批判性比較

強。我自己則是比較注重關於廢墟的思考、隱喻和想像空間。

對我來說，廢墟給我最大的啓示，除了彰顯空間的生命週期外，還讓我注意到其間人類活動的循環過程：從生產、消費到分解。現在許多地方都是上層城市剝削下層城市。上層城市只負責消費下層城市生產的物品與提供的服務，之後再把自己的垃圾運回下層城市分解。但其實每個個體都應獨自負起生產、消費與分解的過程，不能任意推托。

姚：比起廢墟的傾頹美感，我對這空間背後深層的權力結構更有興趣。所有空間都有權力在其中運作，並涉及政經結構的利益問題。我們需要思考的是：這空間中的權力究竟是誰賦予的？該如何改變這種結構？《海》的例子是個簡單有效的示範，而且人人都可以做。或許我們更應進一步追問：面對未來的生存空間，要如何賦予更多元宏觀的想像？



蚊子館並非歷史淘汰後的殘餘，卻是大而無當、與在地文化互斥的新產品。左圖為苗栗外埔漁港休閒漁業館（攝影／姚瑞中），右圖為彰濱工業區（攝影／郭品君）。

